

## 找回人與花草的連結 植物學者曾彥學就任林試所長：讓台灣原生植物出頭

從指導學生釐清了千元鈔上長久以來視為「玉山薊」的植物，是台灣特有新種「塔塔加薊」，到協助林務局篩選出 106 種具有園藝、景觀、蜜源及保健等具市場潛力的原生植物——曾彥學從中興大學森林系教授，轉身為農委會林業試驗所長，秉持林試所百年文化，繼續引領研究人員詮釋林業，並以其所長守護台灣原生植物，編寫一部台灣原生植物出頭記。

曾彥學的成就建立在植物分類，轉任林試所長，不免令人期待：將台灣植物保育更上層樓——不是供奉於神廟，而是讓人感受到原生植物之美好。

### 將食藥用植物藏身巷弄 植物魅力無法擋

他對植物的興趣與投注的心力，使他與植物產生獨特的連結。例如，從蛛絲馬跡中找到差異，或從外來植物身上解讀漂泊到台灣的脈絡，並逐一記錄下來；一般人會認為這是一種特殊能力。

在林試所長之前，他不但是中興大學森林系教授，更擔任六年多興大實驗林管理處長，任內除了持續「台灣原生食藥用植物保種教育中心計畫」、「藥用植物園」任務，並藏身巷弄間，兼具巧思與樂趣。

例如，收集台灣 19 種原生月桃屬植物，包括台灣特有的蘭嶼法氏薑的「月桃巷」，又如「茶道」保留台灣所有原生山茶科植物共 9 屬 38 種，有台灣山茶、阿里山茶以及早田氏紅淡比等；此外，「桂族柿家」由台灣肉桂、牛樟等 14 種台灣原生肉桂類植物，以及毛柿、象牙柿等 10 種柿屬植物所組成；「蕉道」則收集了 28 種台灣人愛吃的香蕉品種，如北蕉、蛋蕉和玫瑰蕉，還包括雅美芭蕉、噶瑪蘭芭蕉和象腿蕉等 6 種台灣原生種。

### 助從農者辨識植物 研究與保育圈學子無數

對於植物熟悉的程度，使他得以幫助許多農業經營者辨識植物、導正研究發展方向。不少植物研究、保育或行政人員，都是他的學生，或因為他投入植物研究相關工作。

從學者身分轉而擔任公務人員，對曾彥學來說並不困難。他 1991 年即通過高考、具有公務人員身分，曾任職於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塔塔加工作站，之後到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工作近 13 年，對公務體系並不陌生。

由於森林資源調查的經驗，加上對植物分類的興趣與性向，以及對事物好奇、創

新的想法，使他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，這也使其母校中興大學頻頻招手，邀他回校教樹木學。

台灣光是木本植物就超過 1000 種，要一一辨識這些樹種並非易事，要教學生依據樹木型態分辨樹種更是吃重。然而，曾彥學卻如魚得水般愉快，也由此步入學術殿堂，造就英才無數。兩年前他與學生釐清千元鈔上的薊屬植物，不是玉山薊，而是特有新種「塔塔加薊」，令社會大眾有如醍醐灌頂，傳為佳話。

發表 8 新種、4 紀錄種 30 餘年摸清 24 種外來植物脈絡

他總共發表 8 種新種植物，並以歐氏月桃感念其植物分類啟蒙老師歐辰雄教授、蘇氏歐蔓則是紀念其碩博士指導教授，已故的蘇鴻傑先生，呂氏歐蔓感念林試所研究員呂勝由博士，狹葉薑則為感念模式標本採集者鄭元春老師。此外，發表毛白前、單芒金午時花、牧野氏山芙蓉，以及陀螺紫菀等 4 種新紀錄種。

然而，他最重要的成就，是傾 30 多年時間，釐清台灣 24 種新馴化植物。諸如蘇利南野菊、陰香、珊瑚珠，以及尼泊爾赤楊等過去未被記錄過的馴化植物。馴化種植物是指，原生地非台灣，經人為刻意或無意攜入的植物，在台灣不同程度地適應野外環境。

馴化植物可分三類，有些不太會擴大或侵犯到其他原生植物生長空間，能與其他原生植物共生，例如芒果、龍眼；也有部分植物，進入台灣後可能幾年後就消失，或侷限生長在一小塊區域，例如蘇利南野菊就只長在埔里。

最令人頭痛的莫過於不但適應台灣環境良好，並且不斷擴大族群，造成原生植物棲地限縮的植物，如小花蔓澤蘭，銀合歡等，或一些豆科、菊科、禾本科馴化植物。曾彥學說，馴化植物若未加注意，可能損及原生植物族群以及生態系。粗估台灣約有 1500 種馴化植物，都須持續監測調查。

興大農學院是國內規模最大的農學院所，森林系即屬於其中之一。現任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即來自興大農學院的特聘教授，由於過去曾為同僚，因此力邀曾彥學前來擔任林試所主管，搭起與行政單位的橋樑；無論產業、學術界或行政體系都殷切期望能為台灣林業帶來跨越性的發展。

原生植物無所不在 讓社會大眾有感還需推一把

林務局積極推動原生植物園藝化，引起市場不小騷動，這項計畫就由曾彥學主持。

他精選 106 種適合北中南東的原生植物，其中不乏受脅植物；並將這些植物引入台灣社會，透過園藝景觀手段，無論是公共工程植栽、公路旁的行道樹，或種到

公園、校園、庭院中，甚至營造都市水泥叢林中的露台、陽台，成為空中叢林或垂直森林，或居家環境窗台，讓每個人都能接觸原生植物，感受它、進而親手種下它、延續族群。

曾彥學說，台灣野外的花草美麗多樣，民眾不僅種回原生植物，更可透過植物開花的特色，例如不同時段、不同顏色開花的特性，讓水泥陽台、窗台，此起彼落妝點各式顏色的花，讓居家陽台不但多樣且饒富變化，魅力十足且令人流連忘返。

想像一下，清晨起床，映入眼簾的是開著黃花的菊科植物，例如台灣蒲公英、台灣山菊、兔仔菜，或薔薇科、結著紅色果實的台灣蛇莓；中午，不同花形的佛氏通泉草、報春花科的琉璃繁縷、唇形花科的田代氏鼠尾草、矮筋骨草展示層次各異的紫色花朵；傍晚時分，林氏澤蘭、澤芹、穗花斑葉蘭悄悄地吐露潔白的花朵，總帶來驚喜。

這些只是上百種候選名單中的一小部分，它們是位於低海拔，常民生活中可遇的野花野草，卻因視為無用，或土地型態改變而拔除或沒入土裡遭遺忘，族群數甚至受脅瀕絕。唯有透過人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，透過與之共生，了解其美好。

步入 6 月台北植物園「野花園」中，有如進入田野般，令人忘了身在台北繁榮都心。完成開花授粉使命的野花草們，卸下風華，準備著下一季的演出，仍能感受到小小的歡動；同時也使得盛開的漏蘆一枝獨秀。

漏蘆來自中部山區的受脅物種，曾彥學認為，花形不輸園藝物種，種在中部地區家戶陽台上，無疑也讓漏蘆得以延續族群，並說明推動景觀園藝化一部份的意涵。

以林業試驗提供對策 山村經濟與林共榮

林務局宣示 2017 年為「國產材元年」，誓言將台灣木材自給率從 1% 不到達到 5%。林試所肩負造林樹種建議及其育苗體系建立、現有國產材伐採技術及開發利用研究，以及林業資源持續監測調查的責任；不但提供林務局發展台灣新林業的對策，還須兼顧合法、照顧山村永續。

「保育是指對自然資源合理的利用和適當的保存。」曾彥學說，在林木生產過程，無論撫育、收成，都有相關的技術，並須維持保護野生動物和當地生態，因為這些關係互相為用，譬如食物鏈生生相剋的原理，對於生產並非壞事。

曾彥學舉六龜研究中心為例，以樣區進行長期監測，將自然演替後、長出來的優勢樹種中，挑選具生產性的樹種撫育成林的「土地公下種」，或人為造林撫育的

速度較快，並將這些試驗成果引入林業經營。

農林產學的最佳後衛 全民共享永續自然資源

他更形容，人工林不撫育，就像稻田不去抄草、除蟲，必然無法生產出好的農林產物，非農林漁牧業經營者的態度。既然是生產，就會有收穫。「但是會有人質疑割稻仔（閩南語，收割稻子）破壞生態嗎？」曾彥學說，木材收穫就和割稻一樣，卻被環保法令視為開發行為，繼而限制台灣林業的發展。

曾彥學解釋，森林分為天然林、人工林，後者的目的是透過生產提供人類生存所需。他認為，台灣坐擁 40 萬人工林，任其自然演替是不對的，反該以此創造可永續的山村經濟。另一方面，面對林業人才、技術的流失，他認為在政策引導下，訓練人才，慢慢遞補上來，不愁接不上來。

「林試所是研究單位，試驗單位的優勢是在過程不斷嘗新，也嘗試錯誤，從錯誤中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，這些成熟的做法最終交給林務局執行，就不會犯錯。」曾彥學說，未來不但延續林試所的使命，也將加強與林務局的連結，成為林務局的後衛。

無論小到要趴到地上才能看清楚構造的野花野草，到高聳入雲的大樹，曾彥學都能一一訴說其存在的意義；他充滿熱情、致力實現他心中理想的藍圖，如今更將透過林業試驗所施政，提點出台灣原生植物的滋味，成為全民都能參與、共享永續的自然資源。

[環境資訊中心](#)